

子

漢	書	門
六	〇	三
一	五	三
三	〇	二
冊	架	函
類	號	類

內	閣	文	庫
漢	書	門	類
六	〇	三	一
一	五	三	〇
三	〇	二	〇
冊	架	函	類
類	號	類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32
冊數	12 (4)
函號	300 6

0 1 2 3 4 5 6 7 8 9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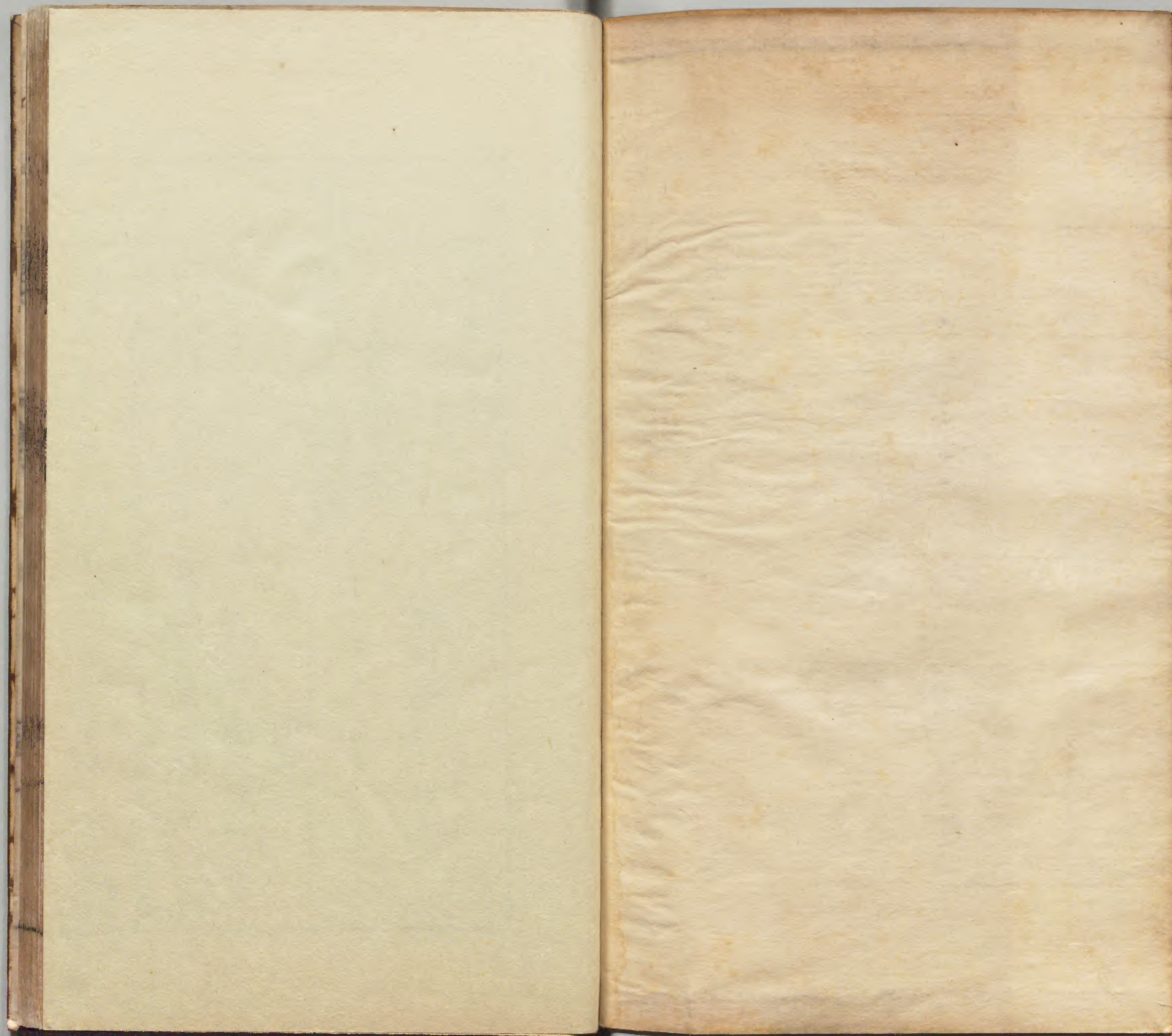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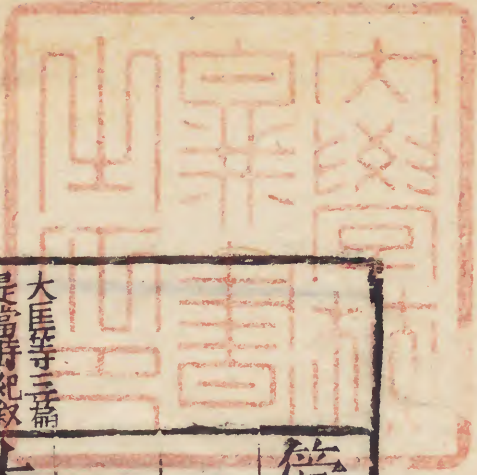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G Y M

© Kodak, 2007 TM: Kodak







管子卷第七

大匡第十八

大匡第十八 謂以大

大匡等三篇
是當時紀叙
之文

淺草文庫

唐司空房

玄齡

注

內言一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
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
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
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鮑叔

按言子固辭
傳稱疾不出
君不信我權
保子以死
則君不疑必
免子之傳矣

以小白年幼又不肖賤臣知弃矣召忽曰子固辭
而賤故難為之傳也
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困
至於死亡此可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言必
免管仲曰不可以召忽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不
廣間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將有國者未可知也
於三公子未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
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
矣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
然也夫國人憎惡紉之母以及紉之身而憐小白

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

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二公子謂諸公子

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小白之為人無小

智惕而有大慮言雖無小智能非夷吾莫容小白

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迂於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天不幸降禍加殃于齊

紉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紉既不濟

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

上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紉也雖得天下

吾不生也吾君上世謂僖公之子小白等也君命謂僖公之命使立子紉今而奪焉我當

凡古况字後
倣此言犯命
底然雖得天
下尚不生况
定齊社稷
國之政乎

致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
不濟。是吾義也。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
謂使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紂
不改其所奉更有所立不
濟而死是為臣之義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
也言已立君臣之
義與召忽異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
死一紂哉。言當為宗廟社稷
致死不死於一紂夷吾之所死者社稷
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
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
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子出奉令則小
白有所依故曰
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傳小白。鮑叔謂管仲曰。

何行。問其事君
當何所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於君。則
不親信。不為君
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
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此事君
之所行鮑叔許諾。僖公之
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
如適。言無知之寵
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
襄公。襄公立後。紕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
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
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
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皆行。公謂
桓公申俞

諫曰不可。申命魯大入也女有家男有室女有夫之家無男有妻之室無

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於濼。

文姜通於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

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升車拉其脅而殺之

公薨于車。豎曼曰。豎曼齊大夫也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

寓焉。振救也賢者死於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託焉寓寄託也智者究理

而長慮。身得免焉。智者既盡理而謀慮又長故免於危亡今彭生二

於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於昏故曰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

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襄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

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特其多力拉殺

吾君之禍。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禍敗之理屬於彭生夫君以

怒遂禍。君怒昏桓彭生則遂成其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

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容忍之然此昏愚之生於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

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及如也禍由彭生則彭生力能之今而成禍故

魯若有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

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

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於

魯。五月。襄公田于具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

除之誅此也

2. Quilley

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也。誅責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於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鬪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牀，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於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入伐齊，納公子糾，戰於

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於是，劫魯使魯殺公子糾。上切謂典桓公問於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謂管仲本使鮑叔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不可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於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也，必將殺之。既不受魯政而反於齊公曰：然則夷

五

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
之不死糺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
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
君謂桓公公曰其於我也曾若是乎曾則也則能無鮑
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親糺也
言管仲親糺糺之不死而况君乎親尚不死君若
多於小白也管仲既志在定齊欲定齊之社稷則亟迎之社稷故須急迎之公曰
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畏
多畏則念慮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

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公曰諾從鮑叔之言也施伯進對魯君曰管
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有急難之
事與小白爭國其事既不濟故來在魯可因此事而致政若受之則齊可弱也
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怒尚賢於
已施伯忠管仲反齊為害欲殺之有若與齊同怒如此猶賢於不殺也君曰諾魯未
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吾與召忽也寡人之賊
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之若不得也是君與寡人
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
而亟驕雖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庸猶何也及齊君之能

用之也管子之事濟也。及猶就也就令能用夫管
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
乎。今若殺之。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
必不能待也。齊國強鮑叔賢故不能待待猶擬也不如與之。魯君乃
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
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今既定矣
謂小白令于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
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君謂子為生臣忽為死
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

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
臣矣。死者成行。死成忠義之行生者成名。生定社稷之名不兩
立。既成生名不行。不虛至。可又成死名必致身受命。子其勉之。
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
子聞之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管
仲之生也。賢其死也。管仲之死不或曰。明年。集書
聞異說故言或曰明年襄公逐小白。小白走莒。三年。
襄公薨。公子糾踐位。國人召小白。鮑叔曰。胡不行
矣。小白曰。不可。夫管仲知。召忽強武。雖國人召我。

我猶不得入也鮑叔曰管仲得行其知於國國可

謂亂乎管仲得行其智於國國則不亂今亂是不得行其智召忽強武豈能

獨圖我哉國人既召小白則不與召忽圖我小白曰夫雖不得行

其知豈且不有焉乎直是智不行不得言無智召忽雖不得衆

其及豈不足以圖我哉召忽雖不得衆若及獨能圖我鮑叔對曰

夫國之亂也智人不得作內事智人作內事則其國理朋友

不能相合摻而國乃可圖也摻交入也朋友不能相交合則黨與弱故

乃可乃可乃命車駕鮑叔御小白乘而出於莒小白曰

夫二人者奉君令吾不可以試也二人謂管仲召忽奉君令則致

此我故乃將下鮑叔履其足曰事之濟也在此

時事若不濟老臣死之公于猶之免也鮑叔言事若不濟則

猶可得免脫已致死公子乃行至於邑郊鮑叔令車二十乘先

十乘後二十乘先鮑叔欲與之鮑叔乃告小白曰

夫國之疑二三子莫忍老臣二三子謂從小白者不忍違老臣故相從

實疑事之未濟也老臣是以塞道以事未濟故以塞道

道鮑叔乃誓曰事之濟也聽我令事之不濟也免

公子者為上死者為下吾以五乘之實距路鮑叔於前

二十乘更將五乘先行距路鮑叔乃為前驅遂入

國逐公子糾。管仲射小白中鈞。管仲與公子糾召
忽遂走魯。桓公踐位。魯伐齊納公子糾而不能。桓
公二年踐位。入國二年方得踐位召管仲。管仲至。公問曰。社
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
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
管仲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於君曰。君免臣於死
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糾也。爲欲定社稷也。社稷
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也。臣不敢。既不死
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乃走出。至門。公召管仲。管
臣則不敢言將致死

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勉霸王而不必欲令霸王而不

也。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王。臣貪承命。

趨立於相位。君既許霸王臣貪於承命故趨立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

日。公皆管仲曰。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

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百姓而藏其兵。百姓困病

當先賦與之而與其厚於兵。不如厚於人。人厚兵

齊國之社稷未定。公未始於人而始於兵。外不親

於諸侯。內不親於民。公曰。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

桓公彌亂。不盡行夷吾之言故彌亂又告管仲曰。欲繕兵。管仲

又曰不可。公不聽。果為兵。桓公與宋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而懼公。公怒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管仲曰。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危矣。內奪民用。士勸於重。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廢。故曰奪人用土。所勸者唯勇則輕敵。故為外亂之本也。外犯諸侯。民多怨也。外犯必多殘害。故為人所怨。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為不義。故義

士不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侈謂過常也。謂重其稅賦。公乃遂用以勇授祿。上勇則與之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也。姑少脊。其自及也。脊待也。待其自能及。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焉。亂乎。尚可以待。國政微至亂可待。君自及。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者。諸侯之佐既無有。如我二人故不敢犯我。明年朝之爭祿相刺。

管子
卷二

管子 卷之七
裝領而刎頸者不絕。裝謂擊斷之也。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貪人爭祿自殘，亦未能自爲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爲義者，莫肯入齊。齊之爲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有義之士內外不歸，亂亡立至，故可患也。若夫死者，吾安用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吾何能惜之。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於是其救宋也疾。疾謂先諸侯至。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於兵，不忌於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於兵，忌於辱，輔其

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於長勺。魯莊公與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倍之兵圍之。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甲謂完堅齊等。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旣練，吾兵旣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競於德而競於兵。人君當以德義服遠，不當競於兵也。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致霸王，故曰以小兵而服大兵也。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散。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

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

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于齊。齊亦毋復

侵魯。服請從服於齊供其關內桓公許諾。魯人請盟曰。

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

君不如已。若以交兵聞於諸侯請去兵。桓公曰諾。

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侯加忌於君。君

如是以退可。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

弱魯君。諸侯又加貪於君。若果弱魯諸侯後有事

小國彌堅。大國設備。既有貪忌之名故皆設備非齊國之利也。

推言於後擊也天記七首

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

劇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明取信也

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劇亦懷劍。踐

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

死而已。左搯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

前。左手舉劍將搯桓公且以右手自承而言曰齊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同是死也將殺君次

自殺故曰均之死也。戮死於君前。管仲走君。曹劇抽劍當兩階之

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拔劍當階所以拒管仲言魯齊二君將欲

改先者之所圖。今不當有進者也。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竟。桓公

許諾以汶爲竟而歸桓公歸而修於政不修於兵
革自圍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
弭息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
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
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
救宋何夫杞明王之
後也杞夏
之後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
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
以行先之以內行
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
救後無以伐宋今不救杞後
無辭以伐宋管仲曰諸侯之君不
貪於土貪於土必勤於兵勤於兵必病於民民病

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密詐則不信於民夫
靜詐則不信於民夫
不信於民則亂內動則危於身是以古之人聞先
王之道者不競於兵兵者凶器
競之則危桓公曰然則奚若
管仲對曰以臣則不以臣之意則
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
使之以重幣使宋
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謂宋不
從令君受而封
之受杞告命
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
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於宋宋不聽果伐杞宋
果
伐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
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
與
也杞明年狄人伐邢邢君出致於齊致命於齊
以告急桓公

築夷儀以封之。夷儀邢城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虛。虛地名，詩所謂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斲封亡國，國盡若何？國之車盡於封若國其亡，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虛國而為之安得有其實。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更問以所行之政也。管仲對曰：「公內修政而

勸民，可以信於諸侯矣。君許諾，乃輕稅，弛關市之

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行管仲又請曰：「問病臣

臣有病者，君當慰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行此

可令諸侯親附。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

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

小侯以大報。往重報輕，所謂大國善下小國，則取小國。桓公許諾，行之。

管仲又請賞於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

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重

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列士謂齊之列士，管

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

之以信其言謂桓公以璽問之以信公既行之又

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捷給可令為東

國東國謂自齊東之國今隰朋理之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

土西土齊西之上今齊無之國與上交兵衛國之教危傳以利謂其

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

久而樂始可游於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所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樂

始使此人游於衛誘動之令歸於齊也魯邑之教好邇而訓於禮既

學於禮禮者所以飾貌故曰好邇邇近也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於

禮

此小臣作公

按蒙孫小臣

糧多小信可游於魯轉於糧謂楚國之教巧文以

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於教而文巧

於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於楚小侯既

服大侯既附厚往輕報所以服小侯游夫如是則

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於衛游季

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桓

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

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

乘卒先致緣陵先者使卒成緣陵戰於後故敗狄

戰於後故敗狄

後故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

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齊之大侯則以齊縣分之終不踐

其國以。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桓公

遇南州侯於召陵。謂伐楚盟於召陵也曰。狄為無道犯天子

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

救伐。言諸侯以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

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於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

公乃北伐令支。今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孤竹國名斬其君

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

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

可以加政矣。既使諸侯足食足兵然後可以加之政也桓公乃告諸侯

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後可安以其餘修兵革。兵革

不足以引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兵之不足當引其事之闕者以

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

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則可以加政

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

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士庶人

毋專弃妻。毋曲隄。所謂無障谷也毋貯粟。毋禁材。山澤之材當與

人共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行之終歲而有下從者可以加刑罰
 君乃布之於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
 伐穀。穀齊之下都桓公告諸侯未徧諸侯之師竭
 至以待桓公。竭至言其盡來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竟
 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尚未至而吳人逃也諸侯皆罷桓公
 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
 故可以政曰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
 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也三者無一焉可誅也。
 無一尚可誅。况無三乎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

也。及國事預知國政三年不聞善則不賢也故可罰君有過大夫不諫士
 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人聞之吏賢
 孝悌可賞也。士庶人有賢孝悌聞之於吏則可賞也桓公受而行之
 近侯莫不請事。近齊之諸侯皆請齊徵賦之事兵車之會六。兵車之會謂與兵有所伐乘車之會三。乘車之會謂結好息民之會也饗國四十有
 二年桓公踐位十九年弛關市之征。征賦也五十而
 取。取其貨賄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壤二
 歲而稅一。率二歲而稅之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
 年什取一歲飢不稅。歲飢謂時歲總飢故不稅歲飢弛而稅。此歲

飢謂有飢者有不飢桓公使鮑叔識音志君臣之有

善者晏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不仕謂餘高

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李獄也隰朋為東國

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為宅掌修除官室凡仕者近宮

仕者有公事不仕與耕者近門不仕與耕者當出

職務故近宮入田野故近於外

門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遽今之

委謂當有儲擬以供從諸侯欲通謂從諸侯吏從

過者立官以主之欲通於齊行若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吏從行而來者遠之有

其行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其客若宿即客

按縣吏進諸侯士有善則與其賞有過則不與其罰蓋以他國故不連及也

與有司別契別契謂分別其契以知直偽也至國八契自郊至國

五百里此周之郊地相距為費義數而不當有罪謂

供客之禮徒費義數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

而於事不當者罪之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出欲通

囚庶人有所陳訴通於君鄉吏抑而不通出欲通

吏不通五日囚出謂欲通賢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

囚凡縣吏進諸侯士而有善觀其能之大小以為

之賞有過無罪賞雖過能亦不罪也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

升進大夫令之事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

勉營國家之事終然名當無有可悔從政治為次而能理者次上

如此者舉善之上

成功也。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有能勸勉，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通，不相告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恪，不為驕傲，此又其次也。勸國家，得之成而悔，從政雖治而不能野原，又多發起訟驕，行此三者為下。令晏子進賢人之子。晏子平仲，出不仕。不仕則樂道深處，不華無過失。而友有少長，則遵禮經為上舉。全此三者故為上。得二為次，得一二為下。士處靖，靖，敬貌。敬老與賢。敬老近於親，敬賢近於君。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應於父兄，義且事賢多，故能多。

按處華句照
上處不華下
交謂以貴交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承奉君敬而從之也。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者為次，得一者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定罪罰者，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夫謂鮑叔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見三大夫，晏子高子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夫所選舉者，此言選舉者，國子主斷獄，故不在三大夫之數。以卒年君舉。卒年謂終年，如此管仲所進者，君舉用之也。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野原，又多而發。言相訟驕，而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賢人子處華，下處華屋之下，則

人使友居下也照友有長少好飲食照出不付

失交好飲食重交好則挾朋黨嗜飲食則道情薄行此三者有罪無

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

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

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

事不敬而違老治危危傾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凡

於父兄無過州里稱之吏進之君用之無過於父兄見稱於

州里吏進此有善無賞有過無罰吏不進廉意有善

人君必用之不能賞有過不能罰吏則於父兄無過於州里莫

稱吏進之君用之善登上賞不善吏有罰雖無過於父兄

按當人皆稱其賢而吏本善者後有善者而李不賞罰以其出於衆人同然也若吏以賞罰無固已而不幸則廉察其意而罪之正於人下稱其賢而吏者

而州里不稱吏進此人君承用之其君謂國子凡

人善則吏受上賞不善則吏當罰資賤也上

賢賤之義入與父俱父賢而子賤也出與師俱師賢而

與君俱君賢而臣賤凡三者遇賊不處不知賊則無赦

言人於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在三如一今賊

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

臣不也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

故無赦也罪邪所以興禮義今犯罪者非易祿可無斂有可

無赦姦偽易祿者既當罰其罪可無斂其德然今所有罪必無赦之也

官子 卷七

管子卷第八

唐司空房玄齡注

中匡第十九

小匡第二十

王言第二十一

中匡第十九

內言一

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賓客。二以供其一在國管

仲懼而復之。復白也。以賓客之公曰。吾子猶如是

乎。以吾子為賢。當以供賓客之四鄰賓客入者說出

管子

卷第八

者譽入見禮而悅者光名滿天下。入者不說。出者

不譽。汚名滿天下。壤可以為粟播壤則木可以為

貨被木成粟盡則有生。貨散則有聚。君人者。名之

為賢。財安可有有財則失名。管仲曰。此君之明也。

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

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

以甲兵贖有罪使出甲。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

脅盾一戟脅盾也。既出盾。過罰以金過誤致罰出

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不計於軍事而以私

訟者令出束矢以平

為治確論

其罪成公曰。甲兵既足矣。吾欲誅大國之不道者

可乎。對曰。凌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意外之不善

者先施慶於四封之內則士致安卿大夫之家。而

後可以危救敵之國卿大夫家安則大臣盡賜小

國地。而後可以誅大國之不道者。舉賢良。而後可

以廢慢法。鄙賤之民。是故先王必有置也。而後必

有廢也。必有利也。而後必有害也。桓公曰。昔三王

者。既弒其君。今言仁義。則必以三王為法度。不識

其故何也。對曰。昔者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

名言

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且善之伐不善也。自古至今，未有改之。君何疑焉？公又問曰：古之亡國，其何失？對曰：計得地與寶，而不計失諸侯；計得財委，而不計失百姓；計見親，而不計見棄。三者之屬，一足以削。遍而有者，亡矣。古之隳國家，隕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必少有樂焉，不知其陷於惡也。桓公謂管仲曰：請致仲父。仲父者，尊老有德之稱。桓公欲尊事管仲，故以仲父之號致之。公與管仲父而將飲之。行飲酒禮。以尊顯之。掘新井而柴焉。新井而柴，又

柴蓋之，欲以潔清示敬之。十日齋戒，召管仲。管仲至，公執爵，夫人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為修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謂不辭而出，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傳堂，公曰：寡人齋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為脫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臣聞之，沈於樂者，洽於憂。樂過則厚，憂博則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家者，危

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
為修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
父也。言俱至於衰老，故欲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
者無偷，順天之道，必以善終者也。三王失之也，非
一朝之萃。其所由來者漸矣。君奈何其偷乎？管仲
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明日，管仲朝。公曰：
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
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問信安始而可。對曰：
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

求長年長心長德而不責效
桓公以衰而
急求安故
欲其長心長
德而不責效
日夕也且桓
之好內亦且
微也

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長心謂謀慮遠也
也。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
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孤謂成王孫薄稅斂，
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
赦，有司寬而不凌。不虐苑濁困滯，皆法度不亡。謂
謂穢塞不潔清者也。困滯謂疲羸微隱者也。往，行
有如此者皆以法度加之。不令有所失亡也。往，行
不來而民游世矣。其行法度者但往行而進不却
也。此為天下也。

小匡第二十

內言三

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牙為宰鮑叔辭曰臣君之庸臣也君有加惠於其臣使臣不凍飢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寬惠愛民臣不如也治國不失乘臣不如也乘柄也柄所操以作事國柄者賞罰之紀要也忠信可結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介冑執枹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臣不如也枹擊鼓槌夫管仲民之父母也將欲治其子不

可弃其父母公曰管夷吾親射寡人中鈎殆於死今乃用之可乎鮑叔曰彼為其君動也若若宥而反之其為君亦猶是也公曰然則為之奈何鮑叔曰君使人請之魯公曰施伯魯之謀臣也彼知吾將用之必不吾予也鮑叔曰君詔使者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願請之以戮羣臣戮以狗魯羣臣君必諾且施伯之知夷吾之才必將致魯之政既知其材故授以國政夷吾受之則魯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於齊必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受乎鮑叔

曰不受也。夷吾事君無二心。公曰：其於寡人猶如是乎？對曰：非爲君也，爲先君與社稷之故。君若欲定宗廟，則亟請之，不然無及也。公乃使鮑叔行成。成平也。與魯平也。曰：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爲殺公子糾。又曰：管仲讎也，請受而甘心焉。魯君許諾。施伯謂魯侯曰：勿予，非戮之也，將用其政也。用之使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在楚則楚得意於天下，在晉則晉得意於天下，在狄則狄得意於天下，今齊求而得之，則必長爲魯國憂。君何不殺而愛

之其屍。魯君曰諾，將殺管仲。鮑叔進曰：殺之齊是戮齊也。言戮以狗齊也。殺之魯是戮魯也。弊邑寡君願生得之以徇於國，爲羣臣僂。戮之以誠羣臣。若不生得，是君與寡君賊比也。言親吾賊。非弊邑之君所謂也。使臣不能受命，於是魯君乃不殺，遂生束縛而押以予齊。押鮑叔受而哭之。三舉。三舉其聲僞，哀其將死也。施伯從而笑之。笑其僞也。謂大夫曰：管仲必不歿。夫鮑叔之忍，不僂賢人。言多所容忍，必不僂賢人。其智稱賢以自成也。稱舉也。鮑叔相公子小白先入得國。得國人心。管仲召忽奉公子糾。

按曰鮑叔知齊無他難為後思恐其君
使君成道不
之功則國家
必歸之勤致
按曰常人有
為國得死力
者功猶可貴
今叔為桓得
善功無以

後入與魯以戰能使魯敗。謂魯師與齊戰能功足
以得天與失天其人事一也。管仲本圖將立小白
其功也故於齊為得天於魯。今魯懼殺公子糾召
忽囚管仲以予齊。鮑叔知無後事。既得管仲則知
也必將勤管仲以勞其君。必探管仲本敗魯勝齊
勞其君也願以顯其功衆必予之。願君試用管仲以顯
必與之有得力歿之功猶尚可加也。顯生之功將
何如是。假令管仲力死成功但一時之事耳猶尚
霸以顯其本謀之功何昭德以貳君也。言昭管仲
善如之乎言不可加也。

君之副貳鮑叔之知不是失也。以鮑叔之智能及至於

堂阜之上。堂阜地名鮑叔被而浴之三。被謂除其桓公

親迎之郊管仲誄纓插社。示將使人操斧而立其

後。操斧者將受公辭斧三然後退之。退操公曰垂

纓下社寡人將見管仲再拜稽首曰應公之賜殺

之黃泉歿且不朽。言君賜之歿尚感公遂與歸禮

之於廟三酌而問為政焉曰昔先君襄公高臺廣

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

是崇九妃六嬪。九妃謂諸侯所娶九女陳妾數千。

按設象即周禮縣法象釋也本謂上之所設未謂下之所行糞分也孟于百以之也王制作是也條是也

食必梁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飢戎馬待游車之弊游車弊然後以為戎車戎士待陳妾之餘陳妾食餘然後以食戎士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大夫在後是以國家不日益不月長吾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遠迹以成其名合羣國比校民之有道者設象以為民紀校試其人有道者與式美以相應比綴以書原本窮末其所用美事必令始終相應然其本窮其末後次此緝綴書之簡策故能原無不錯綜也勸之以慶賞糺之以刑罰糞除其顛

序言合羣與比校民之有道必先設象刑以為民法其後而相應者比合連綴之意而究其是非今有慶賞虛刑罰于中又分異其若而賜子以鎮撫之終始猶言常行也

按官官府也此言士之知下四句則商

旌顛謂高之頂人或不能墾闢旌者所以警勸以鎮撫之以為民終始公曰為之奈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其民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以為民紀謹用其六乘如是而民情可得而百姓可御桓公曰六乘者何也管子曰殺生賢賤貧富此六乘也桓公曰參國奈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謂三軍之官也市立三鄉工立三

士農之鄉也

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自三鄉已下制五家為軌每皆置具官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三鄉一帥桓公曰五鄙奈何管子對曰制五家為軌軌有長六軌為邑邑有司十邑為率率有長十率為鄉鄉有良人三鄉為屬屬有帥五屬一大夫武政聽屬以武為政者聽於屬文政聽鄉各保而聽鄉屬之聽各自保之毋有淫佚者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對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四者國之本猶柱之石也故曰石也不可使襍處襍處則其

言唯其事亂唯亂也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閒燕閒燕則謀議審處農必就田塹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

市井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今夫士羣萃而州處閒燕

每州之士羣萃共處閒燕謂學校之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

其事君者言敬長者言愛幼者言弟且昔從事於

此日昔猶朝夕也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

異物而遷焉異物謂異事非其所當習者是故其父兄之教不

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常

為士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權節於四時中又權

按當作權節其用倫其意械乃字誤亂

法非各語作
權斯其用是
也

管子

卷八

量其節之早晚具備其械器用械器皆為田器比耒耜穀芟比偶其耒

以隨耒耜之後重治其闕遺及音推及寒擊豪除

田以待時乃耕冬寒之月即擊去其草之稊深耕

均種疾稷稷謂復種既已先雨芸耨以待時雨時

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鋤在掖曰挾槍耨也刈鎌也以

旦暮從事於田墾稅衣就功脫其常服以就功別

苗莠列疏邀邀密也謂苗之首戴苧蒲苧與蒲以

為身服襪襪謂麤堅之衣沾體塗足暴其髮

膚盡其四支之力以疾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

禮儀益釋

論比子文語
作論比子文語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

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農之子常為農

樸野而不慝農人之子朴質而野不為姦慝其秀才之能為士者

則足賴也農人之子有秀異之材可為士者即所謂

可賴故以耕則多粟以仕則多賢是以聖王敬畏

感農以農民能致粟又秀才生焉今夫工羣萃而

州處相良材審其四時辨其功苦功謂堅美權節

其用論比計制斷器尚完利裁斷為器相語以事

相示以功相陳以巧相高以知事以其能知器且

管子

卷八

十

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常爲工今夫商羣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也監視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賢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餘於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旦昔從事於此以教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賈賈知物價相與陳說少而習焉其

控會語作政不旅舊則與不偷旅舊與故舊不用如旅也

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常爲商相地而裒其政則民不移矣相地沃瘠以差其而不移裒差也音楚危反正旅舊則民不惰國之軍旅正之以從舊貫則稟令而山澤各以其時至則民不苟苟謂非時入山澤也陵陸丘井田疇均則民不惑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勞則牛馬育過用謂之勞桓公又問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時於天下其可乎干求也時時見曰會欲求天下諸侯修時見之會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

管子對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對曰始於愛民公

曰：愛民之道奈何？管子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使相連以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相連以事，則人慣狎相及。以祿則恩情，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生故有親也。放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放罪則全人命，修舊宗則收散親，立無後則繼絕世，故人殖殖生也。省刑罰，薄賦歛，則民富矣。鄉建賢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正矣。此愛民之道也。公曰：民富而以親，則可以使之乎？管子對曰：舉財長工，以止民用。工積財舉而長之，民則慕而不費用矣。陳力尚賢以勸民知，而崇上之民則勸而學知矣。加刑無苛，以濟百姓，行之無私，則足以

容眾矣。出言必信，則令不窮矣。此使民之道也。桓公曰：民居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欲從會事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貧無財者當施與之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仲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

疾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顯習其兵事故曰田獵故曰政有所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

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師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卒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凶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

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
足以相成。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
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誅無道以定周
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圍也。正月之朝。鄉長復
事。復白也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
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
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謂其罪當入於五刑而定其罰
有司已於事而竣。既畢於上事而竣退公又問焉。曰。於子之
鄉。有奉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

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
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
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
以告。謂之下比。下與有罪者比而掩蓋之其罪五。有司已於事
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
使役之官。謂授之官而役之所以歷試其材能。公令官長期而書。伐
以告。伐功也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
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以慤善待時待
之。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

按齊語作可
止而授之設
之以國家之
患而不表則
肉乃疾之誤

政。謂此人所稱柄之言。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
宣遍也。通問其鄉里之人。以考其所行。皆有事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
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其既有考驗。召而與坐。更省視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
事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其人既可將也。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立之。又時設。
問國家之患。以知智謀之深淺。不直。退而察問其
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為上卿之佐。為卿大夫。名之曰三選。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
之佐。名之曰三選。大夫之選。高子國子退而修
鄉。朝事既畢。三大夫又如前退。鄉退而修連連退
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

此即國五
為大夫每歲
水政于若

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既
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謂之於德義
人。不義之眾。罷女無家。罷女猶罷士。眾士三出妻
耻以為伍也。三出妻所謂士也。罔極。三其德。女三
逐於境外。為政者之所忌。故逐於境外也。嫁。入於春穀。三見出而嫁。是不貞。是故民皆勉為
善士。與其為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
里。不如為善於家。家善則鄉善矣。所謂
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為議
皆有終身之功。修政則人
無苟且。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

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

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者，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乎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彊，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可謂一霸王之功也桓公曰：卒伍定矣，事已成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若軍令則吾既寄諸內政矣，夫齊國寡甲兵，吾欲輕重罪而移之於甲兵，公曰：

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制重罪入以兵甲犀脅二戟
輕罪入蘭盾鞮革二戟蘭即所謂蘭錡兵架也鞮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
矢小罪入以金鈞三十金分宥薄罪入以半鈞分宥
謂從坐者分其首犯而寬宥之無坐抑而訟獄者正三禁之而不
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
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美金以鑄戈劔矛戟試諸狗馬惡
金以鑄斤斧鉏夷鋸擣試諸木土夷鋤類也鋸擣
桓公曰甲兵大足矣吾欲從事於諸侯可乎管仲對
曰未可治內者未具也爲外者未備也故使鮑叔

季子即季友

牙爲大諫所以諫王子城父爲將弦子旗爲理獄理
官甯戚爲田教以農事自此已上哩內已下哩外隰朋爲行行謂行人也
以通使曹宿孫處楚商容處宋季勞處魯徐開封
處衛國者所以諷動之令歸優尚處燕審友處晉今此諸賢各處諸侯之
也又游士八千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糧財
幣足之使出周游於四方以號召收求天下之賢
士飾玩好使出周游於四方嚮之諸侯以觀其上
下之所賢好擇其沈亂者而先政之以政公曰外
內定矣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公曰

管子

卷八

七

國語註明雅
渠彌海名
言各行高山
大海軍士可
使之高險阻
未詳語在來

親之奈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反其侵地正其封
界毋受其貨財而美為皮幣以極聘覲於諸侯見
也以安四鄰則鄰國親我矣桓公曰甲兵大足矣
吾欲南伐何主謂以何國為管子對曰以魯為主
反其侵地常潛常潛地名使海於有弊或遇水災教令
也渠彌於河階後教之穿渠綱山於有牢教之立
也紀而有牢綱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
衛為主反其侵地吉臺原姑與柒里皆地名使海於
有弊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

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亦地名
也名使海於有弊渠彌於有階綱山於有牢四鄰大
親既反其侵地正其封疆地南至於岱陰謂岱山之北
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于紀隨紀隨地名地方三百
六十里三歲治定四歲教成五歲兵出有教士三
萬人革車八百乘諸侯多沈亂不服於天子於是
平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分吳地存魯蔡陵蔡陵地名
割越地南據宋鄭既割越地又據宋鄭征伐楚濟
汝水伐楚時踰方地謂方城望文山楚山使貢絲

管子

卷八

大

于周室使貢楚絲即所謂縶絲者也堪為琴瑟絃成周反胙於隆嶽周有事歸胙于齊齊太嶽之後故言隆嶽荆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屠何東胡之先也而騎寇始服北狄以騎為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謂龍門之西河方舟投柎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石沈地名縣車東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與卑耳之貉共拘秦夏之不服者西服流沙西虞西虞國名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自救徐州已下有十二也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

諸侯國莫不賓服與諸侯飾牲為載書書謂要盟之辭載之策於以誓要于上下薦神謂以上下之神低為盟然後率天下定周室大朝諸侯於陽穀故兵車之會

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甲不解壘兵

不解翳翳所以蔽兵謂脅盾之屬不解甲於壘不解兵於翳言不用也發無弓服無矢發弓衣也無弓無矢亦言不用也寢武事行文道以朝天子

葵丘之會天子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

人之命有事於文武有祭事於文王武王之廟也使宰孔致胙

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以爾自卑而勞弊實謂爾伯舅

齊魯作

言人君德之不修故諸祥瑞不至見神不尊守龜不告之以吉凶反不如民間

毋下拜。桓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為君不君，命臣無下拜。為臣不臣，臣承命而不讓是不君也。亂之本也。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狗張，不庾雕題，黑齒皆南夷之國號也。荆夷之國，莫違寡人之命，而中國卑我。中國之人不尊崇樂推使卑我也。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對曰：夫鳳皇鸞鳥不降，而鷹隼鴟梟豐庶，神不格，庶不至，則未守龜不兆。守龜國之守龜不兆謂不以信誠告之。握粟而

筮者屢中。長者不告而短者告是德之不至。時雨甘露不降，飄風暴雨數臻，五穀不蕃，六畜不育，而蓬蒿藜藿徒乎，竝興。夫鳳皇之文，前德義後日昌。前包德義後有日昌明先德義乃可以日昌也。昔人之受命者，龍龜假假至也。河出圖，雒出書，地出乘黃。乘黃神馬也，坤利牝馬之貞，故從地出。若漢之渥注，今三祥未見有者。三祥謂龜龍神馬之比。雖曰受命，無乃失諸乎？桓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遠，願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顛蹶於下。以為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旗，九游渠門赤

旂渠門天子致胙於桓公而不受。天下諸侯稱順

焉。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而二君

弑。死慶父通莊公夫人姜氏弑之般又弑閔公國絕無後。桓公聞之。使

高子存之。男女不淫淫亂雜也。馬牛選具選擇其善者以成具凡欲

齊也。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請為齊關內之侯。而桓公

不使也。狄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男女不淫。

馬牛選具。執玉以見。請為關內之侯。而桓公不使

也。狄人攻衛。衛人出旅於曹旅客也客居曹也。桓公城楚

丘。封之。其畜以散亡。故桓公予之繫馬三百匹謂馬。

任開廡繫養之言其良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之諸侯

知桓公之為已勤也。是以諸侯之歸之也。譬若市

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

故使天下諸侯以疲馬犬羊為幣疲謂瘦也。齊以良馬

報諸侯。以縷帛布鹿皮四分以為幣謂四分鹿皮。齊以

文錦虎豹皮報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橐丘粉反。載而

歸。垂橐言其空也橐收拾也。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

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

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

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已也。於是又大施忠
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
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
魚鹽東萊。自東萊通魚鹽於諸侯使關市幾而不正。壅而不
稅。幾察也。察其姦非而不征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
蔡駟陵。培夏靈父丘。皆邑名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
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
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
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

勸管語作指

行地滋遠。得人彌眾。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故
殺無道。定周室。天下莫之能圉。武事立也。定三革。
車馬人皆有革。甲曰三革。偃五兵。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謂
車之會朝服濟河以與西諸侯盟也文事勝也。是故大國之君慙媿。
小國諸侯附比。是故大國之君事如臣僕。小國諸
侯驩如父母。夫然。故大國之君不尊。不以國大如其尊禮小
國諸侯不卑。不以國小而卑其敬是故大國之君不驕。小國
諸侯不懼。於是列廣地以益狹地。損有財以與無
財。周其君子。不失成功。周給君子得其力用故不失成功也周其小

人不失成命。周給小人懷德而歸故不失成命也。夫如是居處則順出則有成功。不稱動甲兵之事。以遂文武之迹於天下。既以朝服濟河故不稱甲兵文德成也。大國畏威事如臣僕武功立也。桓公能假其羣臣之謀以益其智也。其相曰夷吾。大夫曰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用此五子者何功。言何功而不度義光德繼法紹終以遺後嗣貽孝昭穆大霸天下。名聲廣裕不可掩也。則唯有明君在上察相在下也。

初桓公郊迎管子而問焉。管仲辭讓然後對以參

國伍鄙立五鄉以崇化。建五屬以厲武。寄兵於政。因罰備器械。加兵無道諸侯。以事周室。桓公大說。於是齊戒十日。將相管仲。管仲曰。斧鉞之人也。幸以獲生。以屬其署領。屬綴連也。臣之祿也。若知國政。非臣之任也。公曰。子大夫受政。寡人勝任。言子受政則勝君子。大夫不受政。寡人恐崩。管仲許諾再拜之任也。而受相。三日。公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乎。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至。禽側。言風興晦夜之時。已至禽之側畔也。田莫不見禽。而後反。

其田必見禽多獲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既專於田故使者不得致命有司不得白事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不幸而好酒日夜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有污行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可者矣此三者尚以為可者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透隨不斷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謂透隨不斷衆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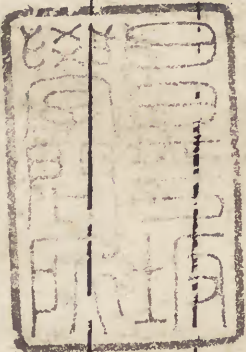
辭結作辭
奇微細也

圖之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待異日乎可言之時不可待他日公曰奈何對曰公子舉為人博聞而知禮好學而辭遜請使游於魯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兌利請使游於衛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怙音逝苛密怙習也足恭而辭結其辭能與正荆之則也言此人立行正與荆俗心上二請使往游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而後退使三使行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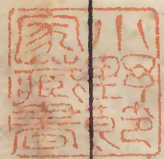
為大行大行大舉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眾盡地之
利臣不如甯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廣遠可牧之地
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
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
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饗臣不如東
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不如五
子各不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以五子之能
如其一然而易夷吾之德
則夷吾君若欲治國疆兵則五子者在矣若欲霸
所不能

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王言第二十一 闕



丙言四



管子

卷八

三

天保壬辰

